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二重人格

种 觉 译

兩重人格

(彼得堡史詩)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种 覺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8 •

Ф. Достоевский

Двойник

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поэма

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本
(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. Том Первый)譯出

兩 重 人 格

(彼得堡史詩)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种 觉 譯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726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5 11/16 插頁 1 字數 124,000

1958年7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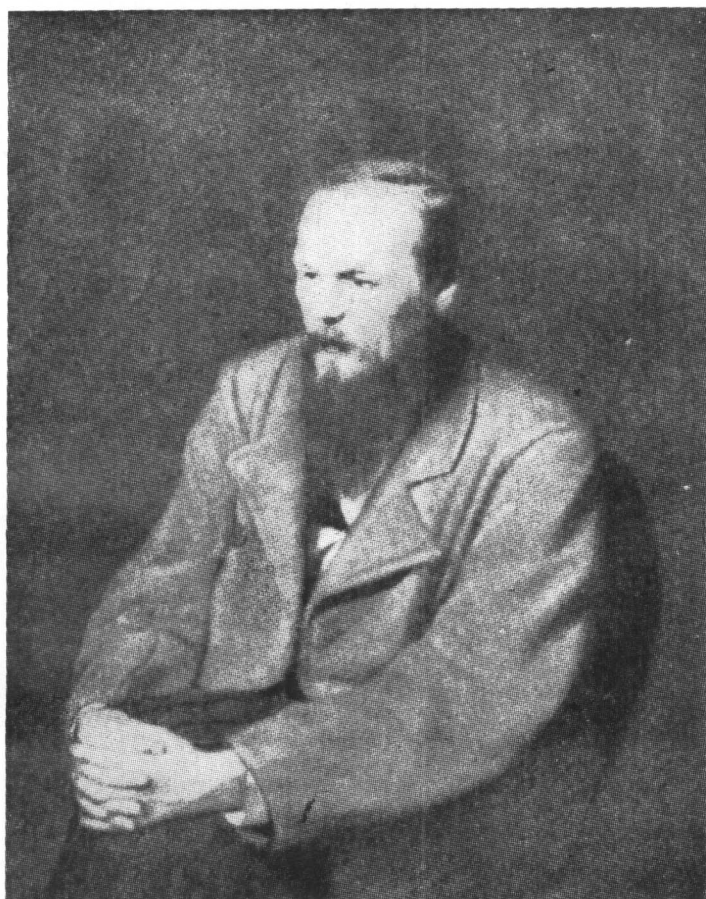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定价(6) 0.60 元

內 容 提 要

兩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早期作品，深刻地顯示了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的黑暗面和“被迫害者”的靈魂。彼得堡的小官員高略德金先生，悚然於人生的可怕，一心想擠到上流社會去，但他缺乏僥幸者的手段。他於是打算和上司的獨生女兒結婚，來作為向上爬的捷徑。一個晚上，他闖進上司家的舞會，鬧了不少的笑話，受了非常的冷遇。他最初的嘗試失敗了。第二天，衙門里忽然來了一個和他同名、同貌、同一地位的人，這便是小高略德金先生。大高略德金先生將小高略德金先生引為知己，看作是絕好的幫手，想利用他們的相似之處，來達到自己的目的。然而不幸的是，高略德金先生却反而為這位“相似者”所利用，結果被排擠到生活的外面去了。

CAE53/01



第一章

当九等官雅可夫·彼得罗維奇·高略德金睡了很久的一觉之后醒来，打过呵欠，伸过懒腰，终于完全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是早上八点鐘了。但他在床上没有动弹，又躺了两三分鐘，恰如一个人还断不定自己是醒了呢，还是睡着，这之际他周围的一切是真切的，和实在的呢，或者——只不过是他在依旧在做着颠颠倒倒的昏梦。然而过不多久，高略德金先生的知觉就渐渐地有些清楚，明白，認出那日常見慣的光景来了。他的小房間里被烟熏得烏黑、蒙上了一层灰尘的暗綠色的墙壁，他的紅木的五斗柜，充紅木的椅子，紅油漆的桌子，和一張也是帶紅色的，印着綠色小花的漆布的土耳其长榻，还有昨天匆匆忙忙脫下来，抛在长榻上团成一团的衣裳，看样子都很熟悉。就連那灰溜溜，又渾又暗的秋天，也苦着一張臉，隔着蒙眬的窗，愠怒地向他的房間里張望着，以致高略德金先生对于他现在并非身在一个什么渺茫的王国，而是在彼得堡，京城，六鋪街上一座高房子的四层楼，他自己的府上这回事，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怀疑的了。作了这样的大发现之后，高略德金先生就抽筋似的又闭上眼睛，象是惋惜着不久之前的好梦，并且希望来重温一下似的。但过了一会，他就一骨碌跳下床来，大约是他终于拿定一个好主意了，因为这之前，他的纷乱的思想，是总在繞着这个主意打轉的。下了床之后，他立刻跑到五斗柜上放着的一面小鏡子那边。

鏡中的人影，睡得昏頭昏腦，眼睛又本來有一點不大濟事，頂門上禿了一大塊，真是毫無奇特之處，一眼看上去簡直惹不起誰的注意，然而看模樣，那本主對於他在鏡中看到的形象，却頗為滿意。“那才糟呢，”高略德金先生低聲說，“要是我今天有了什麼疏忽，要是有什麼不對勁，例如——臉上忽然生出一個疙瘩來，或是出了點麻煩事，那才糟呢。不過眼前還算不錯；眼前什麼都很好。”對於這“什麼都很好”高興了一番之後，高略德金先生便把鏡子放回原處，自己也顧不得赤著腳，身上還穿著慣在睡覺時穿的衣服，跑到窗口去，很熱心地向窗前的院子里尋找什麼東西了。看起來，他在前院里找到的東西使他很滿意；他的臉上顯出了一副很得意的笑容。後來他就，——不過，他先到隔壁，他的跟班彼得魯什卡的下房里望了一下，看到彼得魯什卡確實不在那里——於是蹣著足尖，走到桌邊，打開一個抽屜上的鎖，在抽屜最里面的角落裡，摸了一陣，終於從發黃的舊紙和垃圾堆裡，摸出一只綠色的破皮夾子，小心的打開來，——慎重而且快樂的向靠里面的一個暗袋裡望去。大概，一迭綠的，灰的，青的，紅的，和各種顏色的花鈔票，也都恭敬而且贊許的望著高略德金先生罷；他滿面笑容的把打開的皮夾放在面前的桌上，一面用力搓著手，顯出極大的快樂。之後他便掏出那個，就是使他高興的一迭國幣來，不過這迭國幣從昨天他就數過一百遍，現在可又來數它了；於是用拇指和食指捏定鈔票，仔細地一張張翻過去。“七百五！”他終於數完了，小聲說。“七百五……可觀的數目呀！這是一個可愛的數目呀，”他用發抖的聲音繼續說，高興得有點語不成聲了，一面把鈔票握在拳頭裡，大有深意的笑著，“這是很可愛的數目！對誰都是一個可愛的數目！難道會有這樣的人，說這在他不過是一個小數目嗎？這樣一筆錢，是使人大有可為的

呀……”

“但这是怎么的呢？”高略德金先生心里想，“彼得魯什卡到哪里去了？”他仍旧穿着那身衣服，又到隔壁看了一下。隔壁还是没有彼得魯什卡，只有放在地板上的一只茶炊，在那里生气，冒火，发怒。它在不断的吓人，要“跑出来”，用它聪明的舌头热情地唠叨着，嗤啦嗤啦地对高略德金先生说话，——它大约是这样说的：“善良的人们，请把我拿去，我已经烧开，准备好了。”

“媽的！”高略德金先生想。“这懒骨，是会把人气疯的；又逛到哪里去了？”他激于义愤，就到前厅去，前厅原来是一个小走廊，尽头有一扇通到門堂的門，他悄悄的开了这門，看见他的管家正在那里，别人家的跟班，女佣，看閑的人，围了他一大堆。彼得魯什卡說着，别的人都听着。看模样，无论是这說話的主题也罢，說話的本身也罢，高略德金先生是一概都不中意。他即刻喝了彼得魯什卡一声，轉身走回房間去，显得十分的不高兴，甚至还带着一丝烦恼。“这东西会一个錢不要，就将人卖了，尤其是出卖他的主子，”高略德金先生心里想，“把我卖了，一定卖了，我敢打賭，他一个小錢都不要就卖了。唉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……”

“号衣送来了，老爷。”

“穿好了到这里来一下。”

彼得魯什卡穿上号衣，傻笑着，走进老爷的房間。他的打扮，是要古怪再也不能古怪了。他身上穿着一件跟班的号衣，是綠颜色的，已经很旧，滚的金边都松了綻，并且看样子，先前做这东西的人，个子就要比彼得魯什卡高一尺。他的手里还拿着一頂帽子，也是滚了金边的，插着綠色的翎毛，屁股后面挂着跟班挂的皮鞘腰刀。

末后是，为了使这画面的臻于完美，彼得鲁什卡照着他爱好的习惯，家常打扮，就是现在也赤着一双脚。高略德金先生前前后后将彼得鲁什卡检阅了一下，看情形也很满意。这号衣租得来，分明是要去赴一个盛会的。人还看得出，在检阅的时候，彼得鲁什卡带着一种古怪的期望的神气望着他的主人，而且非常好奇的留心他的每一个动作，这使得高略德金先生很狼狽了。

“唔，馬車怎么样？”

“馬車来了。”

“是租的全天？”

“是租的全天。二十五个卢布。”

“靴子也送来了么？”

“靴子也送来了。”

“蠢东西！你是連‘噎，送来啦’这样一句话也不会說的。拿过来罢。”

高略德金先生表示了自己的满意，說这靴子穿着正合式，之后他就要茶，洗脸，刮脸。他把脸刮得很周到，也洗得很周到，很快的把茶喝光，就去办他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事情，披挂去了：他先穿上一条差不多全新的褲子；然后套上青銅鈕的胸衣，和有着很鲜艳，很漂亮的小花的坎肩；頸子上打一条綢的花領带，末后加上一件也是新的，仔細刷过的制服。穿衣服的时候，他一次又一次热爱地看他的靴子，一会儿抬起这条腿，一会儿又抬起那条腿，賞玩着那式样，嘴里嘖咕几声，有时候想得出神，就閉上一只眼睛，做出富有表情的臉相来。不过今天早上，高略德金先生却非常之心不在焉，帮他穿衣服的彼得鲁什卡在笑他，在向他做鬼臉，他几乎沒有看見。最后，該弄的都弄好了，收拾停当的高略德金先生把皮夹放进口袋，再看看彼得鲁什卡，他已經穿上靴

子，也一样的完全准备好了，看得一切俱已齐备，再也没有什么要等之后，他便慌慌忙忙，带着一颗跳动的心，跑下楼梯去。一辆淡蓝色的，上面画着什么花样的出租马车，轟隆轟隆的驶到台阶边来。彼得魯什卡一边向马车夫，还有旁边看熱鬧的閑人挤挤眼睛，一边把老爷扶上車；他忍住了他的傻笑，用他的不慣常的嗓子，喝一声“走”，就跳上了馬車的后座，于是一切挟着风吼声和霹靂声，金属声和破裂声，向涅瓦大街滾滾而去了。那蓝色的轎車才出得大門，高略德金先生就抽筋似的搓起他的手来，并且发出輕微的笑声，恰如一个生性愉快的人和別人开了一个漂亮的小玩笑，而对于这玩笑，他自己也非常之高兴似的。但快乐过去之后，高略德金先生臉上的微笑却化为古怪的愁容了。尽管天气很潮湿，也很暗，他仍然放下馬車两边的窗，关切的或左或右的去看路上的行人，一发觉有誰朝他看，他就立刻摆出又体面又稳重的样子来。在涅瓦大街到鑄造街的轉弯处，由于一个最不快的感觉，他忽然一怔，皱皱眉头，那模样，就象被人不留心在鷄眼上踏了一脚的可怜鬼一般，他連忙挤到車里面黑暗的角落里去，甚至頗带几分惧怕之心。原来他遇見了他的两个同事，和他同在一个衙門里的两个年輕官儿。高略德金先生覺得，官儿們这样的遇到自己的同事，他們那一边是也非常愕然的；其中一个还用手指点着高略德金先生。高略德金先生甚至覺得别一个还大声喚了他的名字，自然，这在大街上是很不雅观的。我們的主角躲在車里，沒有应声。“是怎样的小孩子呀！”他自己心里想。“这有什么稀奇的呢？人坐車子罢了；人要坐車，他就会雇一辆車子。簡直是些沒用的东西！我是知道他們的，——簡直是小孩子，还得用鞭子去教訓！他們一領了薪水就玩錢，或者到哪里逛蕩，这是他們的事。我應該說他們几句的，不过，算了

異……”高略德金先生話還沒有說完，就呆住了。一對高略德金先生很熟悉的哥薩克快馬，駕着一輛漂亮的篷車，從他的車右面很快地趕過來。車里面坐着一位先生，无意中看見了一不小心伸出車窗外面的高略德金先生的臉，看來那位先生因這意外的會見，也非常之愕然，他极力低下身去，好奇而且熱心地向着轎車的角落，就是我們的主角的藏身之處望去。篷車里的那位先生是安德烈·菲立波維奇，衙門里的科長，高略德金先生也就是在那里當一個副股長。高略德金先生知道安德烈·菲立波維奇認出了他，兩只眼睛正在望着他，無論如何是躲不掉的，于是把臉一直紅到了耳根。“敬禮不敬禮呢？招呼不招呼呢？答應不答應呢？”我們的主角想，真是畫不出來的煩惱，“還是裝作不是我，倒是別一個，不過和我很相象，看起來若无其事的罷？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這樣！”高略德金先生說，馬上對着安德烈·菲立波維奇脫下帽子，一眼不眨地看着他。“我是沒有什麼的，”他勉強的小聲說，“我一點也沒有什麼，這根本不是我，安德烈·菲立波維奇，這根本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這樣。”但要不了多久，篷車就越過轎車，上司眼睛里的磁力停止存在了。但他仍舊紅着臉，笑着，自言自語……“我做了一個傻瓜，沒有招呼，”他終於想，“我該勇敢的站出來，老老實實，冠冕堂皇的和他說：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安德烈·菲立波維奇，我也是邀去吃飯的，就是這樣！”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來他走錯了一着棋，我們的主角就一團火似的發作起來，皺緊眉頭，向馬車前面的角落投去可怕的挑戰的一瞥，那用意，就是要把凡是他的敵人，一下子統統化為灰燼。到後來，他又忽然心血來潮，拉了一下系在車夫胳膊上的繩子，車停下了，他叫車夫把車轉回到鑄造街去。原來高略德金先生為了求得心之所安，有几句有趣的話，立即要和他的醫生

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談一談。他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雖然認識不久，不過是在上个禮拜，為了一点需要，一共去拜訪过一次，但所謂醫生好比神父，——有事情瞞着他可是愚蠢的，而知道病家，也是醫生的責任。“不過會不會那樣呢，”我們的主角繼續想，一面就在鑄造街一座五層樓的房子的門前下了車，叫就在此附近等着，“會不會那樣呢？合適不合適呢？方便不方便呢？但也沒有什麼，”他繼續想着，就屏住氣，按住跳動的心，上樓梯去了，他是有每逢踏上別人的樓梯就會心跳的習慣的，“有什麼呢？我這是去談自己的事呀，這絲毫沒有可責備的地方……瞞住他倒是愚蠢的。我就如此這般，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的樣子，不過是路過這里罷了……他也会看得出，本來該是這樣的呀。”

這樣的盤算着，高略德金先生到了二樓，在五號的門前站住了，門上面釘的一塊漂亮的銅牌，写着：

內外科醫生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·魯坦施皮茨

站定之後，我們的主角就顯出很有禮貌，很瀟灑，而且不無親切之感的神氣來，他準備拉門鈴了。正準備拉門鈴的時候，他又即刻相當及時的顧慮起來，明天再來是不是好些呢，現在也沒有多大的必要呀。但因為忽然聽到樓梯上有腳步響，高略德金先生就又立刻改變了這新決定，而且就在此同時帶着最堅決的樣子去拉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的門上的鈴了。

第二章

內外科醫生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·魯坦施皮茨，雖說是很有年紀的人了，但身體却非常健康，有着花白的濃眉和頰

須，閃亮的很神气的眼睛，看起来，单凭这双眼睛，他就能把一切病症赶跑的，之外他还挂着一枚重要的勳章。这天早上，他坐在自己的診療室里的安乐椅上，喝着太太亲手捧給他的咖啡，抽着雪茄烟，不时給病人开一張葯方。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給一个生痔疮的老头儿开了一瓶葯水，将这可怜的老人从側門送走以后，正坐着等下一个診号。高略德金先生走进来了。

看模样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一点也沒有想到，而且也不希望看到，高略德金先生会在他的面前出現，因为他忽然慌張起来，臉上自然而然的显出一种古怪的，簡直可以說是高兴的神气。大抵高略德金先生这一面，在他为着自己的事，原該去“逼进”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倒往往会不巧的中途泄了气，变得手足无措起来，現在也就是这模样。这之际在他成为真的絆脚石的開場第一句，他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害羞得厉害，嘴里噤咕着——但似乎是道歉的話——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办，于是拿过椅子，坐了下去。但一想到他是不請就坐下的，馬上覺得自己失了礼，于是急忙来弥补他对社交和好风度的无知之过，立即从不請自坐的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后来又悟到，也模糊的发覺到，他一下子就做了两件呆事，于是决心毫不怠慢的去做第三件，来証明自己的正确无誤，那就是嘴里噤咕着，微笑，紅臉，害羞，大有深意地不作声，最后一次坐下去，再也不站起来了，只是用那最有挑战性的目光来保卫自己，以防不测。这目光具有非常之力，能够在精神上将凡是高略德金先生的敌人，搗为齏粉，化为灰烬的。之外，这目光也充分說明了高略德金先生的独立性，說得明白点，也就是高略德金先生根本没有什么，他是自管自，和別人向来风馬牛不相及。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咳了一声，又哼了两声，好象表示他对这一切的贊許和同意，于是把审察的疑問的目光投

到高略德金先生的臉上。

“我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”高略德金先生笑着开始道，“我可是又来打搅您了，現在又要請您原諒了……”高略德金先生分明有些难于措詞。

“哼……哦！”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說，嘴里噴出一道青烟来，把雪茄放到桌上，“不过您得听医生的話；我已經对您說过，您的病要得好，就要改变生活习惯……唔，消遣消遣；唔，朋友，熟人那里去走走，也不要做酒瓶的敌人；适当地做些愉快的交际。”

高略德金先生还是笑着，一面連忙声明，他觉得他和大家一样，他是在家里，他的消遣，也正和大家一样……他自然可以去看戏的，因为，和大家一样，他也有錢，白天他办公，晚上呢，在家里，根本没有什么；他甚至暗暗露出一一点口风，說他自以为并不比别人差，他总是住在家里，自己的寓所里，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个彼得魯什卡。說到这里，高略德金先生就期期艾艾的說不下去了。

“唔，不是，不是这一方面，我要問您的全不是这一点。我大体只要知道，您是不是一个爱玩乐的人，您是不是过得很愉快……唔，那么，您現在是过着愁悶的生活呢，还是快乐的生活呢？”

“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……”

“唔，我是說，”医生搶着說，“您的整个生活得有一个根本的轉变，在某种意义上說，要改掉本来的性格（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在“改掉”这两个字上用力的頓了一頓，并且显出一副很庄重的样子，停了一会儿）。您不要躲避愉快的生活；看看戏，跑跑俱乐部，无论如何不要做酒瓶的敌人。老坐在家里，是很不

相宜的……坐在家里，您无论如何是不行的。”

“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爱靜的，”高略德金先生說，一面把大有深意的目光投向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为了最恰当的表现自己的意思，他分明在搜索着枯腸，“寓所里只有我，和彼得魯什卡……我的意思是說：我的仆人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走着自己的道路，独特的道路的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。我是很特別的，我以为，我是不管別人怎样看我的。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也出去散散步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……哦！唔，現在散步，是不会怎样愉快的呀；气候很不好。”

“是的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。我呢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虽然是一个温和的人，就象我方才有幸对您說过，但我的道路是两样的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。生活的道路是广闊的……我的意思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用这來說明……請您原諒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說不来話的。”

“唔……您說吧……”

“我是說，請您原諒我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看我是說不来話的，”高略德金先生用受了委屈的声調說，有些夹七夹八起来了。“我在这方面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是及不上別人的，”他带着古怪的笑，加添說，“我不会多說話；我没有学过怎样把話說得漂亮。所以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只是去做；所以，我只是去做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！”

“哼……您是怎样……去做的呢？”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反問道。这之后，便是一会儿沉默。医生奇怪而且疑心的看

看高略德金先生。高略德金先生也很疑心的斜視了一下医生。

“我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”高略德金先生接着說，用的仍旧是先前的調子，因为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的固执，他有一点憤慨和气恼了，“我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爱的是靜，不是交际場中的熱鬧。他們那里，我是說，在交际場中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是得会用脚来擦地板的……（說到这里，高略德金就用脚在地板上擦了一下）他們那里講究这一套，也講究說几句俏皮話……得会做出洒上香水的恭維話来……那里是講究这一些的。这我可是沒有学过呀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——这些刁钻古怪的事，我都沒有学过；向来沒有。我是很简单，不会用心計的人，外表的浮华在我是沒有的。这方面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一定要投降的；在这方面，我是甘拜下风的。”高略德金先生說着这些話时，自然是带着这样一种神气，就是要給人知道，我們的主角在这方面是不惜去投降的，这种刁钻古怪的事他是沒有学过的；然而实际上却完全相反。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听是在听，眼睛却看着地下，脸上显得不高兴，仿佛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着。高略德金先生長談之后，接着便是一陣相当长久而意味深长的沉默。

“您似乎有一点离題了，”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終於低声說，“老实說，我可不大懂得您的話。”

“我是說不來話的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；我曾經有幸通知过您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說我是說不來話的，”高略德金先生說，这回却用了很激烈很坚决的口吻。

“哼……”

“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！”高略德金先生又开口了，用的是低沉的，然而大有深意的調子，多少帶着一点郑重的性質，

在每一个要紧处都頓一頓。“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！一到这里，我就先告了罪的。現在我照先前的样子再說一遍，再請求您原諒我打攪您一会儿。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是用不着瞞您的。我是一个小人物，您自己知道的；但僥幸的是，虽然是小人物，我却并不覺得遺憾。甚至相反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；一发都說了罢，虽然我不是大人物，是一个小人物，我却反而很自豪。不作阴谋家——这也是我可以自豪的。我做事不鬼鬼祟祟，向来光明磊落，不玩手段，虽然自己这边同样也能做点坏事，而且很能做，也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做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但我不肯污辱自己，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是不干的。我是說，在这方面的事我是向来不干的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！”高略德金先生大有深意的沉默了一会儿；他說得既温和，又热烈。

“我做事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”我們的主角繼續說下去，“爽快，大方，不轉弯抹角，因为看不起这些，这还是都讓給別人去做罢。我是不肯污辱那些也許比您我都更高洁的人的……我的意思就是說，比我和他們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我的意思并非說，比和您还高洁的人。我說話不爱吞吞吐吐，不喜欢口是心非，我最討厭造謠。只有跳假面舞的时候，我才戴着假面具，可并不是每天戴着它在人面前跑的。我只問您，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，您是怎样去向您的敌人，最凶恶的敌人——就是您心目中的这样的人报复的？”高略德金先生結束道，同时向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投去挑战性的一瞥。

虽然高略德金先生把这些話說得十分清楚，明白，也有說服力，逐字的斟酌过，估計到最穩当的效果，然而現在，他却帶着不安，大不安，异常不安，望着克列斯杰揚·伊凡諾維奇。現在他